

回 龙 传

刘林仙 黄芳著

北 岳 文 艺 出 版 社

内 容 简 介

宋朝仁宗年间，南清宫八王九千岁赵德芳经仙长指点迷津、微服私访到苏州寻找他失落民间的“肉卵儿子”。这一举动引出一场石破天惊、魂飞魄散的大搏斗、包公被奸臣所害，打入天牢。奸雄逆贼毒计丛生，各路群英仗义行侠、刀光血影搅得周天寒沍。

兵部司马刘文晋暗蓄精兵谋反，勾结西宫娘娘欲篡夺大宋江山，将八王之子王华骗至后花园黑牢囚禁，欲置死地，并嫁祸包公，幸遇花工刘板忠仗义替死，救出王华。

八王见王华两次进京毫无消息，自己又被混官知府高琳以“老响马”罪名囚禁南监，身陷囹圄。万般无奈再派儿媳秀英女扮男装三上京城搬兵相救。

最后杨门女将下江南救八王，琵琶寨山大王仗义救王华，父子团圆，救出包公，朝廷除奸，国泰民安……

小说语言流畅、诙谐、妙语如珠，情节曲折动人，险象丛生、环环相扣。

大宋，共有九朝，即九个皇上，九个八千岁。皇上，多昏庸无道，贪恋酒色，不理朝政；八千岁，却个个都是贤王。不仅会用贤，还善治理国家。

头一帝是太祖——赵匡胤，二帝是太祖兄弟赵匡义，三帝真宗，四帝仁宗。

此书故事，就发生在四帝仁宗在位之时，南清宫的贤王八千岁，就是赵太祖的次子，叫赵德方。

赵太祖的次子，为什么被封为八贤王？起因是赵匡胤驾崩之后，本应是长子赵德元继位，可是被其弟篡了位，登基以后，为赵太宗。

此事激怒了赵太祖的正宫娘娘贺皇后，她带领长子赵德元、次子赵德方，到金銮殿去找太宗赵匡义论理，长子赵德元当场就撞死在金銮殿上。

满朝文武见状，便极力调和劝解，太宗赵匡义只好把皇嫂贺皇后，封到了养老宫，每日三次他亲去参拜，并将赵德元，金鼎玉葬，才算了事。

又把赵德方封为八千岁，住进了南清宫，成为一天王、二地王、三才王、四水王、五行王、六花王、七贤王、八大王，一个人吃着八个王位的俸禄，其权势仅次于万岁爷了。

这还不算，又赐给他一柄凹面金铜，上打君王不正，下打群臣不忠，代管三宫六院、七十二偏妃。

这凹面金铜，是三棱子形状，金铜上面雕有九条龙、九只凤，还有九九八十一个眼，八八六十四颗星，七七四十九个角，六六三十六个棱。如果打死一个皇上，就去掉一条龙，打死一个娘娘，就去掉一只凤，打死一个文官，就去掉一个眼，打死一个武将，就去掉一颗星，打死一个皇亲国戚。就去掉一个角，打死一个普通人，就去掉一个棱。总之，八千岁的权势是大极了。

太宗的万里江山，靠的是：呼、杨、高、郑、吕、寇、苗、王，称为文四家、武四家，八大朝臣。呼，是金鞭王呼延赞的后人呼延丕显；杨，是天波府大刀杨继业的后人；高是高怀德的后人高君保；郑，是郑子明的后人郑黑虎；吕，是吕蒙正之后人；寇，是寇准之后人；苗，是苗广义之后人；王，是王袍之后人。

太祖赵匡胤登基不久，便酒醉杀了郑三弟，酒醒后又贬了苗广义。此举使满朝文武愤愤不平。谁不夸军师苗广义，不但是个有胆有识忠君爱国之士，而且又神通广大，前知五百年，后知五百载，上晓天文，下知地理，真是才华出众，满腹的经纶。

可他为甚被贬了官呢？就因赵匡胤酒醉杀了郑三弟子明之后，酒一醒，便埋怨起军师来：

“既然你能未卜先知，那么，朕喝醉酒杀了郑三弟，你干什么去了？常言说，军师、军师，有事先知，有事不知，你算什么军师？”就这样，一气之下，苗广义被贬了官。

苗广义自己愿意走，据说他喜欢云游天下，四海为

家，便修身学道去了。

后又传说，他真成了仙，可是谁也未曾见过。

军师走后不久，朝中又添了一位新大臣，那就是倒坐南衙的，开封府龙图阁的大学士，包拯包丞相。这老包真是个大清官，铁面无私，为官清廉，断案如神。

皇上赐给他三口铜铡，两口宝剑，八八六十四根棍，他的政绩显赫，特别是陈州放粮，草桥断后，把李太后给救回京都。

这四帝仁宗，原以为八千岁赵德方就是自己的父皇。不想，李太后被带回宫后，才知道，八千岁原来是他的亲皇叔。

由于八千岁失去了儿子，又想到三宫六院，七十二偏妃，至今也不曾给四帝仁宗生下太子，心情很不好，整日里是闷闷不乐。

当年，八王带着夫人狄国母，南下苏杭，游山玩水之时，夫人正身怀有孕，不料，在龙舟中分娩，生下来却是个肉卵，也就是个大肉蛋，“叽哩咕噜”的，可把八王和狄国母吓坏了。那些宫娥才女，更惊得目瞪口呆，都以为狄国母生下个妖怪，所以，八王命宫娥偷偷地将肉卵抛入江中。还告诉她们不准声张出去，从此，这件事也就没人敢再提起。

等八王返京之后，便发生了一件事，太监陈琳抱妆盒，用狸猫换太子，换的就是四帝仁宗，他偷偷把仁宗送入了南清宫，由狄国母奶大成人，当时狄国母刚生下卵肉，奶水很足。

现在仁宗认父归宗，知道八千岁赵德方，并不是他的生父，便把生母李太后接入了养老宫。封建社会讲究，不孝有一，无后为大。八王心想：万岁无儿，我也没子，大宋的江

山难道要传于外姓之手？！因此，八千岁常为此事忧虑，总是闷闷不乐。

狄国母见状也很着急，为了不使夫君闷坏了身子，便劝道：

“王爷，俗话说，命中无儿，不可强求，你着急也是无用的，还是宽心些好。”

八王也觉夫人说的在理，可又不由自己，总是牵挂此事，怎么也放不下心来。

突然有一天，一个小太监从外边高高兴兴地跑进来，给八王见过礼后，说道：

“王爷，有件稀奇事。”

“哦，什么稀奇事？”

“在狮子街口，新来了一个老道，摆了个八卦摊，给人们占卜算卦，他说：‘我的六爻八卦，绝对算准，如给人算对了，要卦钱纹银十两，要是算不对，我愿倒找你纹银十两。’千岁，你说这事稀奇不稀奇？”

“真有此事？”八王听后，心里就是一动。

侍候八王的，共有两个小太监，都是老太监陈琳一手培养起来的，一个叫星儿，一个叫月儿。想当初，陈琳也是侍候八王的太监。后来，包公打龙袍，他被封为九千岁，搬进宫中，从此，他不但不侍候八王了，而且又有人侍候他了。八王知道星儿，是不会说谎的，就又问道：

“那个卦摊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就在十字街口。”

八王心想，这个老道，真算得那么灵吗？反正本王也没有什么事，莫不如去看看。八王想到此，就把身上的衣服换

了。脱去官袍换了一身员外服装，腰中带些银两，并未惊动别人，也没带太监，独自一人从后花园的后角门就悄悄地出去了。

他来到大街上，见街上游人如蚁，大街两旁，叫买叫卖的，吵吵嚷嚷，十分热闹，看得八王目不暇接。他走到十字街口，一抬头，果见有一座卦棚，上面挂着一块牌子，上写着：六爻八卦，未卜无知，算对了，收纹银十两；如算不对，倒找算卦之人十两纹银，贫道能知前五百年，后知五百载，过去未来，一算便知。

八王看后，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这个算卦的老道口气倒不小，本王倒要你给算上一算。八王不知不觉地便走进了卦棚，见里面算卦问卜之人，还确实不少，只见算完之人往外走时，都口中不住地赞道：

“算得准、算得好、算得灵。”

卦棚里面，摆着一张八仙桌子，后边凳子上，坐着一位出家的老道，看其打扮，是十分的不一般，怎见得，有赞为证：

瓦垄帽，头上戴，
嵌珠宝，现异彩，
灰色道袍可身裁。
水火绦，双穗摆，
高勒袜，黑云鞋，
慈眉善目四方脸，
嘴头正，鼻不歪，
三绺胡须洒胸前。

年纪就在四旬外，
仙风道骨好气魄。

此刻，他正在这里，微睁着二目，好象在闭目养神，八王进来，他并不理睬。

八王心想，好个牛鼻子老道，架子可不小啊，还自吹能未卜先知呢，我身为一朝八王，你全不知，你的六爻八卦怎能算准？今天倒要看你怎么个算得准法！于是他就在老道的对面凳子上坐下了。就听老道念了声：

“无量佛。”然后说：

“不知贵人驾到，有失远迎，望乞恕罪。”

他这一说，倒把八王吓了一跳，差点没跳起来，难道他真知道了本王的身份不成？

八王为什么害怕呀！因为他是化装而来，如果见人发现，要有人刺王杀驾怎么办？所以，八王的心就提紧了，可又一想，老道既然知道了本王的身份，他为什么还不接驾？八王的话还未出口，就听老道说道：

“贵人，你莫要张口，你来的目的，贫道全清楚。”

“嗯，道长，你既然全清楚，我想问你一件事。”

“无量佛，贵人请讲。”

“请问道长，我问你这国法大呀，还是佛法大？”

八王心想，你们出家人都信佛，都是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如果你要是说国法大，那你既然知道我是八王，可你不但不接驾，且大身不欠，你这是知法犯法；如果你说是佛法大，可我有生杀之权，本王就杀你，宰你，你敢怎么样？八王看这老道的口气太大，很想压一压他的锐气。

却听老道又说道：

“贵人，我知道你是更衣化装而来，贫道不想多言，也不想明讲，你要问这国法大，还是佛法大，贫道只能说，国法虽大，但佛法不小。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八王又问。

“贵人请想，要说国法大，一朝之帝王，不仅有生杀之权，又能调兵遣将；可是我们佛家，如果要到西天如来佛处去听经，在那里我还能有个座位，恐怕贵人前去，就没有立足之处吧？”

“这一——”八王一听，老道讲得还有点道理，对他们佛家，本王确实还不明白，本王只好忍了，又不能跟他说这些，本王是来算卦的，他既然知道本王来的目的，那本王就问问他，看看他是否知道，便说：

“请问道长，你知道我干什么来吗？”

“常言道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你今日来，是想要算你命中是否有儿？”

八王一听觉得这老道还真有两下子，他还真算对了。忙又问道：

“那好，既然道长知道，那你就算算，我命中有无儿子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有？你说我有儿子，我的狄国母何时给我生呀？”八王疑惑地惊问。

“贵人，你的儿子现在不在你身边。”

“不在我身边？那他——”

“你的儿子现在下江苏州。”

八王一听，心想，这话也不挨边呀！本王根本就沒儿子，老道说有儿子，在下江苏州，本王哪来这么个儿子？常言说，算卦的两头堵，他是在胡说八道，八王的气可就上来了，心想，我一下子打死你算了。

老道一看八王生气了，忙道：

“千岁，你莫要动怒，容贫道慢慢讲来。”

八王心想，这个老道的眼力不错呀！他一下就看本王生气了，便说：

“好，那你讲吧！”

“千岁，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呀！您忘记了想当年，你曾与狄国母到下江苏州游山玩水，闹龙舟去了，那时节，狄国母正十月怀胎。”

八王一听恍然大悟，是有这么回事，当时狄国母正身怀大甲，在船中生下一个肉卵，是个妖怪，本王命宫娥把他抛入河中，顺流而去，我已吩咐宫娥、彩女们不准往外说，这个老道怎么会知道的？！忙问道：

“你说的是——”

“对，就是你命宫娥抛入河中的那个肉卵，那是个西瓜胎，不是妖怪。流在江中被人给救了，你的王儿还在，你不但有儿子，连孙子都有了。”

“哦，你说这话，可是当真？”

“贫道决不敢蒙骗千岁。”

“那本王的儿子在苏州什么地方？他被何人所救？此人姓字名谁？你快告诉本王。”

“无量佛，善哉，善哉，天机不可泄漏。”

八王一听，这个气呀，后面不说了，说了个半截，又忙问：

“那这——”

“王爷千岁，你不要动怒，你要想找你的儿子，贫道可以成全你，让你们父子相见也就是了。”

“好！好！那你说，本王怎样才能与王儿相见呢？”

“你看——”老道说着，就从怀里掏出一张事先写好的纸条，递给了八王。

八王赶紧接过来，打开仔细观瞧，见字迹非常清楚，八王一口气看完了，是两眼发直，呆呆地发愣。停了一会儿，又问道：

“道长，你让本王化装改扮，到下江苏州去自卖自身？”

“对，只有这样，你才能与您的王儿相见。”

“哎呀，道长，本王真要能与王儿相见，本王一定要好好谢谢你。”

“千岁，我是出家之人，不贪图这功名富贵，也不要你的金银财宝。”

“好，那本王就给你修盖庙宇，塑化金身。”此时八王光顾心里高兴了，也没问老道的道号和在哪山哪庙出家，忙从腰中掏出一包银子，足有五十余两，便给老道放在了桌上。说了声：

“好吧，本王告辞了。”

“等等，请千岁把这银子拿走，等你和王儿相见之后，再给我修盖庙宇，塑化金身，请你先把这银子拿了回去。”说完，老道便把这包银子递给了八王。

八王见状，心想，这老道还真有点邪气，给银子他不要，不要就不要，等本王到下江苏州找见王儿之后，再给他

修盖庙宇。

八王接过银子，转身就从八卦棚里出来了，分开众人往外就走。等算卦的人还挺多，在外面等得有些不耐烦了，他们在里面说的话声音很低，这些人也未听清，只见八王出来走了。人们又往前挤。

八王离开卦棚，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走了一会儿，忽然想起忘记问这老道何乡何郡，道号叫啥。想到这里，他转身又往回走，再看卦棚不见了，老道也没了。

嗯！八王心想，怎么这么快就没了呢？莫非是仙人显圣指点本王吗？咳，管他那，先回宫再说，转身匆匆往回奔。

不一会儿，就回到了南清宫。因八王心中有事，一夜也没有入睡，辗转反侧，在想白天发生的事。心想，这下江苏州本王一定得去，这个老道一定不凡，可八王又仔细一想，这个老道怎么这么眼熟，好象在哪里见过，可一时又想不起来。

书中待言，这老道可不是别人正是能掐会算的苗广义。

一夜无书，到了第二天，八王下定决心非去下江苏州找儿子不可，但这事一定得保密，可不敢声张，要一个人悄悄出发，不让任何人知道。

八王事先打点好一个黄缎子小包裹，里面装着三道空白郡旨，什么时候用，什么时候再写。带着笔袋和银两，又带了一颗夜明宝珠，换好了一身员外衣服。

第二天，早早起来，人不知，鬼不觉，鸡不叫，狗不咬，悄悄地从后花园的角门蹑出来，便直奔下江苏州。

晓行夜住，饥餐渴饮，经过一段长途跋涉，八王便到了下江苏州。

俗话说，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，这苏州城可是个天然的好地方，真是风景秀丽，气候宜人，又古迹颇多，是四方游人的好去处。八王一进城，就目不暇接，大街两旁做买做卖的，推车挑担的，男男女女拥满街头，真是繁华。八王很是高兴，竟忘记了旅途的疲劳，一直顺着大街往前走。

但他走到了十字大街，见旁边有一座酒楼，在它的对面有一片空地，来往行人如梭，八王觉得这个地方很好，能引人注意，于是便解下背后的包裹，放在了地下，自己也坐下了，又从腰中他将算卦老道给他写好的那张纸条，铺在了地下，又拣了四块小石头，将四角给压上。

八王刚把纸条铺好，呼啦就围过来一伙看热闹的人，不知他是卖什么的，人们都觉得好奇，人群中有人识字的，看完纸上的字，就听他说：

“啊！原来是个卖爹的！”

2

人们一听说是卖爹的，都觉得十分奇怪，真是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过往的行人不由得便都停住了脚，禁不住都想看个究竟，一下子，就围上来好多人，真象赶庙会一样，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，不识字的人在问是怎么回事，识字的人，就蹲下身子，一看内容，就是一愣，抬头再看看这位老人，慈眉善目，盘腿坐在地上，静静地看着来往行人，不象是穷叫花子，可他为什么要自卖自身呢？便不解地摇摇头，咂咂嘴，转身走了。有的看罢便宁立在一旁，还想看出个道理。而有的呢？看着字据还低低地念出了声：

“卖相应，卖身老人赵老者，家住东京汴梁城金狮子胡同，因年老身边无子，今来到下江苏州，自卖自身，卖者为父，买者为儿，买到家中叫爹行孝。不孝者，送官府打板子问罪，只许卖者不卖，不许买者不买。”

念罢觉得真奇，世上见过多少卖儿卖女的，都没有见过卖爹，何况七老八十的，条件还那么高，谁买呀！

这不是诚心找人的便宜吗！莫非是位精神病患者，但一看，他又生得慈眉善目，方面大耳，一副福相，是不是有意耍人？唉，真是的，这大年岁了，说他说不得，打也不禁打，骂又不好骂，人们私语着。

有些不识字的人，就往里挤，想弄个明白，不停地问：

“哎，哥们，这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甭问，你不买。”

“不买？那得看看是卖什么呀！”

“那纸上不是写着吗！卖相应。”

“卖相应？什么相应？那得把货拿出来，让人看看呀！”

“那不是摆着，谁不让你看。”

围观的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。

八王看了看，这些人的五官相貌和穿着打扮，心想，其中不会有我的王儿，我呀，还得吆喝吆喝。想到这里，八王便手捋胡须，喊道：

“卖相应、卖相应，谁来买相应响！买晚了可就买不着了，卖相应、卖相应……”

众人望着他，以为是个唱戏的，还拿腔拿调的，觉得很有意思，但没有人上前接话，正在这时，就听人群外，有人喊：

“闪开、闪开，干什么的？让我们哥俩瞧瞧。”

众人一看，得，这老头要倒霉了。

来人是两个彪形大汉，头戴大帽，身穿青，一看，便知不是衙役就是兵。这两位还真是衙役，一个叫张世杰、一个叫邱廷弼。

这张世杰从小爱读书，能写会算够一个文墨书生，由于家境不好，身遭落难，上进之心一落千丈。后来，经朋友引荐，到衙门当了差役。他跟邱廷弼非常要好，称兄道弟，很是投缘，尽管邱廷弼是个粗鲁之人，却总是形影相伴，好的

象一个人一样。

今日，他俩刚在酒楼上喝完了酒，尚带着几分酒意，一到街上，就见前面围着一群人，议论纷纷，不知是干什么的。他俩便紧走了几步，来到进前，想看个究竟，便喊：

“闪开、闪开。让我们哥俩瞧瞧。”

众人一看是官府衙役，谁也不敢阻挡，都自觉地往两边一闪，让开一条道，这哥俩就进来了。

邱廷弼进来一看，是个老头，一身员外打扮，头戴四棱员外巾，身穿对花氅，长相很象富翁，胸前飘洒着花白的胡须，足蹬开口翁鞋，满脸的尘垢，好象似从很远的地方而来，此刻，正坐在一个黄包袱上，在闭目养神，地上还铺着一张纸，因邱廷弼不识字，也不知道上边写得是什么？便问道：

“哎，大哥，那上边写得是什么呀？”

张世杰从头至尾地把字据看了一遍，然后，抬起头，很仔细地把这老头打量了一番，随后，对邱廷弼说：

“兄弟，走。”

“哎，大哥，他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啊，做买卖的。”

“卖什么的呀？”

“哎呀，兄弟，你就别问了，反正咱们不买。”

“那可说不准，我得问问他卖什么，也许我还要呢！”

“不要，傻兄弟，他是卖相应的，咱们不要这种相应，谁家都有，走走走，快走。”

“哎，相应还不要？”

“不要，不要，咱们走吧！”

“不走，你不跟我说明白，让我干着紧，我的脾气大哥你不是不知道，你说明了，咱们再走不迟。他到底是卖什么的？”邱廷弼着急地问。

“好吧，兄弟，我告诉你，可别生气呀！”

“生什么气呀！”

“那好，他是卖爹的。”

“啊！这老头是卖爹的？”

“对，你要吗？”

“不不，我不要。”

“这不就得了，咱们走吧。”

“不，我要弄清楚他怎到咱下江苏州来卖爹呀？”

“嗨，这个老头，他是东京汴梁人氏，因为没有儿子，来咱这里自卖自身，身价是十两纹银，有愿买者，买到家中叫爹行孝，你不要就算了，咱们还是走吧！”

“哼，那不行，他是东京汴梁的，为什么不在东京卖，却偏偏来到咱们下江苏州来呢？他不是找咱们的便宜吗？”

“这老头没儿没女，可能是看咱苏州是个好地方，人常说，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么，何况他这么大岁数了，要去还不去个好地方呀！兄弟，你别胡想了，国家之大，无奇不有，你不买就算了，找这气生干什么！咱哥俩还是找个僻静处，再去喝上两盅吧！”张世杰说完，拉着邱廷弼往外就走。

“不行、不行，他这是存心在戏弄人，他卖我也卖。”

“啊，那你卖什么呀？”

“他卖爹、我卖爷，谁买他就带着我。”

“咳！你这不是存心在惹事吗！”

“惹什么事？他这是找便宜，我活这么大，还从来没听